

封治国
Feng Zhiguo

绘画的人文关怀 The Humanistic Concern of Painting

1
封治国
艺术的故事
油画
220cm × 180cm
第十三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油画银奖作品

摘要：第十三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油画获奖提名作品《艺术的故事》描绘了青年时期的范景中先生与贡布里希先生的合影肖像，将二人因《艺术的故事》一书结缘的故事凝聚在油画中。而这段故事，也是中国艺术史学科发展的故事，是全世界学者、文人推动人文学科发展的故事。

关键词：写实油画，艺术史，主题性创作

从2009年至今，我艺术创作的主线都围绕知识分子而展开，从《有涯之生——青年艺术史学者》到《艺术的故事》，其间正好10年。2002年研究生毕业以后，我有相当长一段时间处于比较迷茫的状态，不知该如何继续从事自己的创作。我跟风式地搞了一阵子当代，但很快便发现那不是真实的自己，但依然很不明确。因此，我暂时停下了手中的画笔转而读书，并于2008年考入中国美术学院美术史系攻读博士学位，我想通

过对美术史的学习来重新梳理自我，短时间离开创作本身，去近距离地看看艺术史家是怎样的一种工作状态。我十分幸运能师从范景中先生学习，他是一位真正的学者，从他那里我深刻地领悟到一个道理，艺术创作与艺术史研究一样，其高度首先取决于研究的深度和思考的深度，它与风尚无关，更与时髦无关，问题的关键是对自我的认识。三年学习中，我真正意义上的作品只有一件，那就是《有涯之生——青年艺术史学者》，我

几乎本能地回到了自己所热爱的写实绘画，我的目标很单纯，那就是老老实实向大师学习，认真研究写实油画的基本问题。画面中的两位人物是中国美院史论系的两位青年教师，他们同时也是我的好友，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，不仅是学问上的，还有对待学术真诚而单纯的态度，这一点让我十分受益。作品颇受好评，我也很受鼓舞。然而，博士研究生的学习十分紧张，我没有更多的时间从事创作，只是一心想把博士论文

写好。今天看来，我当时为自己所订的目标是很正确的——论文必须展现出一个专业美术史研究者的水准。很自然，在日复一日的工作中，我沉下心来阅读了不少经典，这对我将来的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。

博士毕业以后，我回到了艺术创作的轨道并先后完成“有涯之生”系列及《静坐——与任渭长》《极》等作品，作品大多以身边的人物为原型，我通过他们来表达自己的追求的人文情怀。我始终认为，当代绘画已普遍失去了传统绘画的知识分子色彩，书卷气与经典性较为缺失。这种书卷气息与艺术的风格及流派没有关系，它只与艺术家个体的修养和学养有内在关联。

对绝大多数写实画家来说，大家的内心其实都有一种历史画创作情结，毕竟我们是看着德拉克洛瓦、库尔贝、列宾、苏里科夫等艺术家的巨作成长起来的。这些历史画有一个共同的特征，那就是其主体都是知识分子，我十分愿意通过这些创作，来表达对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一种敬意，也希望通过历史画进一步表达我所追求的人文主义理想。

创作《艺术的故事》，是萦绕在我心中很久的一个愿望。范景中先生是我的恩师，他对我的人生产生过巨大影响。在中国，几乎每一位艺术家都多少读过《艺术的故事》，也由此知道了英国艺术史家贡布里希，这与范景中先生的贡献密不可分。事实上，范老师通过翻译《艺术的故事》，进而为我们完整、系统地介绍了一个西方艺术史学派，也为我们勾勒出一个较为清晰的美术史的形状。由于曾在他身边学习，我聆听过很多关于他与贡布里希的故事。在我看来，范景中先生与贡布里希的结识，是中国美术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。然而，由于20世纪90年代初物质条件的局限，他们只留下了很少的几张合影。这些照片十分普通，远远不足以传递这样的一种分量，于是，我在读博期间便萌生出创作的想法。六年前，我还在江西工作时便着手创作过一幅油画，但很不满意，中途便放弃了。这件《艺术的故事》是第二次创作，它完全推翻了先前的思路。

我创作《艺术的故事》的根本目的，正在于表达这样的一种敬意——范老师以三十多年的不懈努力，从起初一个人，到两三个人，再到今天的一个学术群体，他们通过译介西方美术史经典著作，从而推动中国美术史整体学术水平的提升并力图使艺术史成

为人文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，这一漫长过程中所付出的心血，是怎样一段感人的艺术的故事！而这一伟大事业的起点，正是《艺术的故事》的翻译与出版，包括我在内的多少中国学子和艺术家曾受惠于它，实在无法统计。同样，范景中先生与贡布里希本人的忘年交往，在我看来，亦堪称一段极为感人的艺术的故事。作品不仅仅是向两位艺术史家致敬，也是向文明致敬，向一代坚守理想的知识分子致敬，它是艺术的故事，更是文明的故事。作为范景中先生的学生，倘若自己能表达出这种敬意，作品本身的价值与成败也就无足轻重。

画面的设计完全属于虚构，但我经过了精心的安排。画面中心的照片，是贡布里希爵士的前辈、著名艺术史家瓦尔堡，贡氏生前一直担任伦敦瓦尔堡研究院院长，瓦尔堡的照片就放在他的办公室内；贡氏头顶的照片是他与好友、著名科学哲学家波普尔的合影。在书柜右侧最顶上，还有一张照片，那是贡氏与范景中、曹意强、杨思梁在瓦尔堡研究院的合影，他们对贡氏学术的译介都有着重要的贡献。书柜中有两本中文书，一本《玉娇梨》，一本《水浒传》，是我读过的他阅读过的中国古典著作。其实，贡布里希所阅读的并非中文版。早在19世纪，《玉娇梨》《好逑传》便经由法国汉学家雷慕沙和儒莲，被译介到欧洲，而《水浒传》的部分章节，也早在1850年由巴赞节译后发表于《亚细亚学报》第57期。我将它们处理成中文版本，完全是因为贡布里希曾用汉字书写过上述著作的书名，这样的处理能更好地沟通两位学者之间的对话。画面左侧墙上悬挂着丢勒的版画《忧郁》，它有两层含义，一是贡氏所推崇的沉思的生活，二是代表贡氏在图像学研究中所取得的成就，这与贡氏头部后的拉斐尔作品《帕尔纳索斯山》含义相同（贡专门写过对这件作品的研究），共同代表他在文艺复兴领域的崇高地位。此外图案装饰，让人联想起贡氏的名著《秩序感》，同时，它和墙壁上的无忧宫照片一样，都曾在瓦尔堡工作室中出现过，我用它来暗示一种学术与文脉的传承。至于弗朗契斯卡著名的《蒙太费尔特罗》等作品出现在画面中，则完全是由于我个人的喜好，同时，它也是画面色彩的需要。

画面中还有两个中国元素，左侧是李唐的《万壑松风图》，右侧是杭州的三潭印月

（范老师曾赠送给贡氏关于西湖的画册），它们隐喻着中西文化的沟通，正如同两位艺术史学者的相识与相交那般。画面最右侧有一台20世纪40年代的打字机，贡布里希生前一直坚持用它进行写作。打字机现藏于中国美院贡布里希图书馆，但它不是太入画，我于是将其做了改动，使之更符合画面的需要。范老师手上的书是天津人美版《艺术发展史》，为了点题，我将它改回原名——《艺术的故事》。画面最左侧直接挪用了维米尔名作的局部，后面隐约可见的蜡烛，隐喻古典文明之光，在西方传统绘画中，它是时常出现的象征物。最后，画面最顶上出现了乔尔乔内的名作《暴风雨》（威尼斯美术学院美术馆藏），它的主题晦涩难解，至今未被完全解读，正代表了艺术史家艰苦的学术工作。

至于画面的构图，我最终还是选择了传统的经典图式。此前我做过很多尝试，但是它们都显得过于生活化和片段化，并不适合画面的主题呈现。范景中先生曾形象地把贡布里希的学术成就总结为一幅三联画，中间为“再现”，两翼是“装饰”和“象征”，它们分别对应《秩序感》《艺术与错觉》《象征的图像》三部伟大著作，而《艺术的故事》正好将三者贯穿在一起。因而，我的画面构思也受到过这一启发。

我没有使用两位学者的现成照片进行创作，形象及动态完全是我个人的设计。我首先根据贡布里希的习惯坐姿进行构思，力图体现他睿智博学的风度。范老师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才有机会与贡布里希会面，那时的贡布里希爵士已经80岁高龄，而范老师年届不惑，故而我将范老师设计为站姿，以体现译者对前辈的敬重。在创作时，我有意将贡布里希画得稍显年轻，而范老师则更为接近我们现在所熟悉的形象。由于缺乏可直接利用的照片，人物的刻画颇费周折，结果只能说差强人意。

2009年贡布里希百年诞辰之时，我曾在中国美院聆听了范老师的一场讲座，终生难忘。而今年创作《艺术的故事》又恰逢贡布里希诞辰110周年，想来真是巧合，也算是一种缘分。